

B222.54
M53

譯註

孟子

广州出版社

前 言

孟子名轲，出生在鲁国的附庸邹，主要活动于战国中期。

孟子被后来的儒家尊为“亚圣”，这与他对孔子学说的极力宣扬是分不开的。孟子曾引用孔子弟子的话，认为孔子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具有历代圣人的一切优点，是“集大成”者。孟子自认为继承了孔子的学说，并为阐扬这种学说，与别的学派尤其是战国中期流行的杨朱、墨翟等学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孟子与孔子所处的时代环境毕竟不同，他对孔子学说多所发挥，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表现了自己的特色。

一、对人民的深切同情。

在战国长期混战中，受苦最深的是老百姓，战场上死亡的是他们，当时的战争常常“杀人盈城”、“杀人盈野”，因饥荒饿死的还是他们，一遇灾荒年成，就会“老弱转乎沟壑”。孟子对劳动人民有深切的同情，他反对不义的战争，批判当时善战的将领，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口号，希望当时的统治者能“不嗜杀人”，对推翻桀、纣残暴统治的商汤和周武王，他能超越一般的君臣观念，肯定他们推翻暴政的正义性。

孟子同情劳动人民的遭遇，可他并不主张劳动人民与统

治者平等。他是承认社会分工的,对长期以来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没否定。

二、对王政的大力鼓吹。

因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孟子希望能有王者出现。所谓王者,就是不用武力而是仅用道德的感化力量就能统一天下的人。他的王政主张,是以美化了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为楷模的。他鼓吹王政的力量,认为一旦实行王政,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就能统一天下。其实他所说的王政并不神秘,是先从“制民之产”做起,让老百姓有吃有穿,然后施行教育。孟子宣扬王政,不单是希望当时的君主能用此方法统一天下,真正的目的还在于让人民少受些痛苦。

三、对人性善理论的宣扬。

孔子只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并没说人性究竟是什么样的。先秦时期儒家特别喜欢谈论人性问题,是因为儒家学者多从事教育工作,讨论人性是为更好地培养完善的人格。孟子认为人生下来都具有四种心——侧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只要扩充这四种善端,人人可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

孟子思想对后世有较大影响,被宋儒认为是儒家思想的正统。

《孟子》一书文学色彩浓厚,尤其是刻画孟子本人的心理很成功。孟子对自己的王政主张很自信,可当时的统治者并不买他的帐,认为他“迂远而阔于事情”。这样反倒让孟子更自信,更加轻视当时的当权者,按他自己的话说是“说大人则藐之”,齐王让他上朝廷,他推说有病,要等着齐王上门请教。滕国国君的兄弟来向他学习,他竟不理不睬。齐国权臣王骥

与他一起出使,他竟然一路无话。孟子坚守理想主义,不向世俗低头的孤傲个性,书中表现得非常鲜明;他内心的苦恼,后世读者也感受得到。《孟子》一书的文学特色,往往与孟子独特的个性、心理有关。

本书的注释、翻译主要依据朱熹《孟子集注》和焦循《孟子正义》,也参考了时人的一些译注。孟子讲话喜用比喻,以今天的眼光看,有些逻辑上不连贯,翻译时只得硬译,有些需补充某些话语,若不补充,读者难以理解,补充太多又增加篇幅,笔者甚感为难。本书主要由杜玉俭进行注译,《告子》、《尽心》的某些章节,由刘美嫦参考时人译注译出。

译注者
2000年9月

目 录

前言	(1)
梁惠王上	(1)
梁惠王下	(20)
公孙丑上	(44)
公孙丑下	(64)
滕文公上	(84)
滕文公下	(103)
离娄上	(123)
离娄下	(143)
万章上	(163)
万章下	(180)
告子上	(197)
告子下	(216)
尽心上	(236)
尽心下	(260)

梁惠王上

〔原文〕

孟子见梁惠王^①。王曰：“叟^②！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③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④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⑤。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注释〕

①梁惠王：即魏惠王。因魏国都城在大梁（今河南开封），故又称梁惠王，战国中期魏国国君，名莹。 ②叟：对年长者的尊称，等于今天的老先生、老人家。 ③交征：相互争夺。

④万乘之国：指战国时期的大国，如七雄之类，境内可具备上万辆战车，乘为四匹马拉的战车。千乘之国指当时实力较小的国家。千乘之家与百乘之家分别指大国和较弱的国家内有权势的卿大夫，家指享有采邑的大夫家族。 ⑤餍：满足。

〔译文〕

孟子谒见梁惠王。惠王说：“老先生！您不辞辛劳，从千里之外赶来，大概有什么高招能使我国获利吧？”孟子回答说：

“大王何必讲利呢？只要有仁义也就够了。大王说：‘什么办法可使我的国家获利？’做官的人说：‘什么办法可使我的家族获利？’士和庶人们说：‘怎样可使我自身获利？’上上下下交相求利，那么国家就危险了。万乘的大国，杀其君主的必定是有势力的卿大夫。千乘的大国，杀其君主的也必定是有势力的卿大夫。有势力的卿大夫俸禄占整个国家的收入的十分之一，不能说不多了。如果先讲利而后讲义，那他们不把整个国家夺下来是不会满足的。没有仁者会遗弃他的双亲，也没有义者会不先考虑他的君主。王说仁义也就够了，为什么说利呢？”

〔原文〕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①，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牴鱼跃^②。’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③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注释〕

①鸿：大雁。麋：大鹿。 ②《诗》：先秦时期，《诗经》被称为《诗》或《诗三百》，此处引文出自《诗经·大雅·灵台》，描述周文王受人爱戴的情况。经，测量。营，谋划。攻，建。勿亟，不

用着急。麇，母鹿。伏，静静地卧下。濯濯，肥壮的样子。鹤鹤，洁白的样子。于(wū)，感叹赞美之词。刳，很多，满。

③《汤誓》：《尚书》中的一篇，此处所引为夏末民谣，人民不满意夏桀的统治，表示要与他同归于尽。时，这。日，指夏桀。害，何。女，同“汝”，指夏桀。

〔译文〕

孟子谒见梁惠王。惠王站在池塘边，回头看着大雁和驯鹿，问：“贤能的君主也喜欢欣赏这个吧？”孟子回答说：“贤能的君主并不把这种娱乐当成首要追求。不贤的君王，即使有这些，也无法欣赏到。《诗经》上说：‘打算建灵台，筹画又安排。百姓动起来，很快就剪彩。本来不求快，民众如子来。文王到灵囿，母鹿静静伏。母鹿体肥壮，白鸟皓皓洁。文王来灵台，满池鱼儿跳。’周文王用民众的力量修建灵台，挖掘灵沼，但老百姓很快乐，把他的台叫做灵台，把这池塘叫灵沼，他们高兴这里有麇鹿鱼鳖。古代圣王与民同乐，所以才能真正欣赏园、池。《汤誓》上说：‘太阳什么时候才能不亮？我们将和你一起灭亡！’老百姓想和夏桀一起灭亡，即使有高台深池和飞禽走兽，难道能够独自享用么？”

〔原文〕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①。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②，何也？”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③。填然鼓之，兵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

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曰：“不可。直^④不百步耳，是亦走^⑤也。”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⑥不入洿^⑦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林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⑧，五十者可以衣^⑨帛矣。鸡豚狗彘之畜^⑩，无失其时^⑪，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⑫，勿夺其时^⑬，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⑭之教，申之以孝悌^⑮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⑯，途有饿莩^⑰而不知发^⑱，人死，则曰：‘非我也，岁^⑲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⑳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注释〕

①凶：指凶年，收成不好。河内、河东都是魏国地名，河指黄河。 ②寡人之民不加多：战国时期战争频繁，生产上主要依靠农业，对人口的需求量很大，人口的迅速增加也是政治清明的反映，所以梁惠王才希望人口增多。 ③喻：说明问题。

④直：只是。 ⑤走：跑，指逃跑。 ⑥数罟(gǔ)：眼很细的鱼网。数，密；罟，网。 ⑦洿(wū)：低洼之地。 ⑧五亩之宅：按照规定，当时一般家庭宅院前后有五亩左右的土地。

⑨衣：穿。 ⑩豚：小猪。彘：猪。 ⑪无失其时：不要耽误繁殖的季节。 ⑫百亩之田：是孟子理想的井田制中一家能耕

种的田亩数。 ⑬勿夺其时:不要耽误农时。 ⑭庠序:都指学校。 ⑮孝悌:孝,指子女对父母的态度;悌,指弟对兄长的态度。 ⑯检:制止。 ⑰饿莩(piǎo):饿死的人。 ⑱发:开仓放粮,救济百姓。 ⑲岁:指收成好坏。 ⑳兵:武器。

〔译文〕

梁惠王说:“我对于治理国家,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河内发生饥荒,就把老百姓转移到河东,把河东的粮食运到河内。河东发生灾荒也这样做。看看邻国的国君治理国家,没有像我这样下功夫的。但是,邻国的老百姓没有减少,我的老百姓也没见增多,这是为什么呢?”孟子回答说:“大王喜欢打仗,就让我以打仗说明问题。战场上嘭嘭击鼓要求进军,可与敌军一接触,士兵就扔掉铠甲拖着武器逃跑,有的跑了百步停了下来,有的跑了五十步就停下来,跑五十步的笑话跑百步的,怎么样呢?”梁惠王说:“不行。只是没跑百步罢了,但他也是逃跑啊。”孟子说:“大王如果明白这一点,就不要指望老百姓比邻国多了。不在农忙时过分使用民力,粮食就吃不完。细密的鱼网不进入水中,鱼鳖就吃不完。斧头按照一定的季节才允许进入山林,材木就用不完。粮食与鱼鳖吃不了,材木用不完,这样就可使老百姓供养活着的人、丧葬死去的人而心无遗憾,供养活人丧葬死人而无遗憾,这是王道的开端。五亩的住宅,房屋周围种上桑树,人到了五十岁就可穿上丝绸了。鸡、猪、狗等家畜,不要误了繁殖的时机,七十的老人就能吃上肉了。百亩的农田,不要误了农时,几口人的家庭就不会挨饿。注意学校的教育,强调对父母的孝顺、对兄长的尊重,头发花白的老人就不用亲自背着顶着重物走在路上了。七十岁的老人穿着丝绸,吃着肉,老百姓饿不着也冻不着,还不能称王于

天下的，从来没有过。畜生吃的像人一样的食物而不加制止，城外饿死了人还不知开仓济民；饿死了人，却说：‘不是我的责任，是收成不好。’这跟刺杀了人说：‘不是我杀的，是武器杀的。’有什么区别呢？大王不要把责任推到年成上，那么天下的老百姓就会到魏国来了。”

〔原文〕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译文〕

梁惠王说：“寡人愿意心甘情愿地接受您的指教。”孟子回答说：“用木棍杀人和用刀刃杀人有什么区别吗？”惠王说：“没有什么区别。”孟子问：“用刀刃与政治杀人，有什么区别吗？”惠王说：“也没有。”孟子接着说：“厨房里存有肥肉，马棚里拴着肥马，老百姓脸上却是饥饿的颜色，甚至城外有饿死的尸体，这就等于带领野兽来吃老百姓。野兽之间互相残食，人们心中尚且反感；做百姓的父母官，政治措施却导致了带领野兽来吃人，怎能说是老百姓的父母呢？孔子说：‘最早用木偶殉葬的，大概不会有后代吧！’因为他是模仿人的样子做为殉葬品。又怎么能让老百姓饿死呢！”

〔原文〕

梁惠王曰：“晋国^①，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集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②。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挺以挾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③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注释〕

①梁本晋国大夫，此处惠王以晋的继承者自居。 ②比：为。洒：雪恨。 ③彼：指齐、秦、楚等国。

〔译文〕

梁惠王说：“晋国，是天下最强大的，这是先生您所知道的。等到我即位执政，东方败于齐国，我的大儿子战死了；西面被秦国夺去七百里土地；南面又受辱于楚国。我深以为耻，很想替死在战场上的将士报仇雪恨。怎么样才能办得到呢？”

孟子回答说：“有百里的地盘就可称王于天下。大王如果对老百姓施行仁政，减轻残酷的刑罚，对百姓轻徭薄赋，让他们努力耕田，赶快锄草，青壮年在农闲时加强道德修养，强调对父母孝顺，听从兄长，对国君尽忠，对朋友讲信用，在家事奉父兄，走出家门事奉长官和君王，便可让他们拿起木棍对付秦

国楚国坚固的铠甲和锋利的武器了。秦楚之国侵占老百姓种田的时间,使人民不能深耕锄草从而供养他们的父母,父母又冷又饿,弄得妻离子散。他们让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大王去讨伐他们,谁能是大王您的对手呢?所以说施行仁政的人是无敌于天下的,大王请不要犹豫,动手干吧!”

〔原文〕

孟子见梁襄王^①。出,语^②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③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渤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④,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⑤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注释〕

①梁襄王:梁惠王的儿子。 ②语:告诉。 ③畏:敬畏。孟子游说诸侯时,毫不客气,常当面让国君下不了台,内心藐视他们,可他又认为国君应有一种气质,能让人望而生敬畏之心。 ④人牧:指国君。封建统治者把民众比做羊群,而自比为牧羊人,故有此称。东汉后期州的长官被称为州牧。 ⑤由:应该作“犹”,像。

〔译文〕

孟子拜会梁襄王。走出宫殿,他跟人说:“梁襄王远远地

望去不像人君的样子,靠近了也不见有什么威严。他突然问我:‘天下怎么样才能安定呢?’我对他说:‘统一了才能安定。’‘那么谁能统一天下呢?’我说:‘不喜欢杀人的人能统一天下。’‘什么人能归顺呢?’我说:‘天下百姓都会归顺。大王知道禾苗么?七、八月之间天气大旱无雨,苗就枯黄了。天空突然起了很厚的云,下了很大的雨,苗就重新旺盛起来。能够像这样,谁又能抵挡得了呢?现如今天下的统治者,没有不爱好杀人的。如果有不好杀人的人出现,那么天下的老百姓就会伸长脖子盼望了!如果能做到这样,老百姓归顺他就像水向下流动一样,气势雄大,谁又能挡得了呢!’”

〔原文〕

齐宣王^①问曰:“齐桓、晋文^②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③,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④,则王^⑤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曰:“保^⑥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⑦知吾可也?”

曰:“臣闻之胡龀^⑧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⑨。’王曰:‘舍^⑩之!吾不忍其觳觫^⑪,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⑫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⑬。”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⑭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无异^⑮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⑯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

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曰：“无伤^⑰也。是乃仁术^⑱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王说^⑲，曰：“《诗》云^⑳：‘他人有心，予忖度之^㉑。’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㉒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㉓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曰：“有复^㉔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㉕，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㉖，而不见舆薪^㉗。’则王许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

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②何以异？”

曰：“挟^③太山^④以超^⑤北海^⑥，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⑦，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超以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⑧；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⑨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⑩。’言举斯心加诸彼而言。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⑪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权^⑫，然后知轻重；度^⑬，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⑭之！”

“抑^⑮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

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

王笑而不言。

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⑯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⑰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

曰：“否。吾不为是也。”

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⑭。欲辟^⑮土地，朝^⑯秦、楚，莅^⑰中国而抚^⑱四夷也。以若^⑲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王曰：“若是其甚与？”

曰：“殆^⑳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

曰：“可得闻与？”

曰：“邹人^㉑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

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㉒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盍^㉓亦反其本矣。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㉔皆欲藏^㉕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㉖，天下之欲疾^㉗其君者皆欲赴愬^㉘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王曰：“吾惛^㉙，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㉚，请尝试之。”

曰：“无恒产^㉛而有恒心^㉜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㉝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㉞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㉟民之产，必使仰^㊱足以事父母，俯^㊲足以蓄^㊳妻子^㊴，乐岁^㊵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㊶善，故民之从之也轻。